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輯

沈雲龍 主編

民國十年之吳佩孚

改造湖北
同志會編

附：得一齋主人編：吳佩孚戰史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行

據民國十年鉛字本影印

民國十年之吳佩孚
(全)

敘論

汪叙

民國成立。十載於茲。禍亂相尋。迄無寧歲。孰實爲之。非陰謀政客專橫軍閥狼狽爲奸。有以階之厲哉。曩者袁段諸逆。繼盜魁柄。遍佈爪牙。賣國殃民。悍然不顧。一遭反抗。旋即顛仆。此可見黔驥之技易窮。不足以久竊榮譽。愚弄世人也。若夫吳賊佩孚。則憑軍閥之勢力。效政客之手腕。利用國民不澈底之覺悟。以遂其推倒皖派。擴張直系之私圖。我國民亦竟受其蒙惑。奉若神明。使得喪此虛聲。倖躋高位。其倔強雖不逮袁段。而狡黠則過之。是以退兵之際。方以國民大會相號召。勝段以後。反以服從北庭爲職志。首倡廢督裁兵。而大增師旅於洛陽。嗾使成憲倒趙繼而致成於死地。既贊成鄂人自治。忽用直系全力奪佔地盤。及大受輿論攻擊。復以廬山會議欺騙國人。前後行爲。反覆無常。彼蓋以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一身兼陰謀專橫二派之長。盤踞中原。操縱北庭。推其野心所至。直欲追蹤袁段。以威力宰制全國。此賊不除。軍閥難滅。民治必無實現之期。國家將有危亡之患矣。嗚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討賊救國。豈異人任。同人痛亡省之慘禍。慎軍閥之凶殘。爰鑄禹鼎。以象奸邪。我國人有閱斯編而奮袂興起。糾合羣衆。以掃除軍閥。建設民治。爲己任者乎。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中華民國十年九月
汪劍農序於滬濱

孫叙

亞闐「民國十年之吳佩孚」稿一過。謂編者曰。諸君子之意。在善。善乎。抑在惡。惡乎。編者笑而不答。亞覺與其謂之惡。惡。毋甯謂之善。善何。則民國九年之吳佩孚。固爲民國十年之吳佩孚。民國十年之吳佩孚。猶是民國九年之吳佩孚。同一吳佩孚。而輿論頓異者。民國十年之國民。非復如民國九年之國民之易欺耳。國民有進步。吳佩孚無進步。輿論安得不異耶。吳佩孚之攻湘軍及湖北自治軍。爲攘權故。其攻安福。亦爲攘權故。吳佩孚在袁氏稱帝時代。甘與共和爲敵。倘一戰而勝。必不惜盡屠醉心共和之國民。以遂其攀龍附鳳之志。更何惜嘉魚金口等處之國民。冲决堤防。吳佩孚蓋認作攘權之必要手段也。假令吳佩孚有進步。師集武漢以後。聯絡西南。脫離北庭。則不須冲决堤防。輿論將

謳歌之不遑。其禍國殃民。寧滅於馮國璋段祺瑞乎。所幸國民有進步。於是得就沖決堤防一舉。而揭破其歷來之假面具。此「民國十年之吳佩孚」。所以能積至一冊也。今吳佩孚已成衆矢之的。雖不乏少數政客欲居之爲奇貨。尙無能爲役。改造湖北同志會諸君子。奚用取死虎而擊之。然則此冊遂可不出乎。曰否。否。零縑碎簡。皆國民進步之表徵。羅列此進步之表徵於一冊。使讀者如臨盛饌。殆改造湖北同志會諸君子子之微意歟。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一日江
西永豐孫鏡亞謹序。

周叙

甚矣人固不易知。知人亦固不易也。曩歲光受全國各界聯合會之委託。謁吳氏於范陽。詢以洛陽練兵之主旨何在。曰將以備外也。詢以對於時局之主張如何。則以國民大會爲言。光當日頗信吳氏爲近今軍人中之佼佼者。不意未及一年。吳氏以備外之兵。移作對內之用。以張敬堯禍湘之手段。而禍我柔梓之鄂省。破壞我自治。淹沒我父老。勒逼我商人。殘害我志士。剝奪我自由。蹂躪我土地。此固光意料所不及。亦全國人意料之所不及也。從今而後。方知武人之難與爲善矣。吁。

夏口周齊光題識

陳叙

改造湖北同志會的朋友編了一本「民國十年之吳佩孚」，叫我替他們做篇序。吳佩孚這個人，我真沒有工夫去批評他；因為亦我眼光裏看，他離着人的軌道還遠呢！不過他們能忙裏偷閒地把他描寫出來，也可以使一般人知道吳佩孚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所以我實在佩服他們的深心！

自從正式國會解散以後，北庭在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非法政府，近來更是倒行逆施，違反民意。這種賣國機關，不知我們留着他有什么用？吳佩孚是擁護賣國政府的一員健將，這次因為要固北庭的勢力，爭一己的地盤，不惜稱兵犯順，押收路款，勒逼商人，決堤殃民，

無所不用其極，難道說國人沒有被火燒夠，水淹夠，鎗斃夠，搶劫夠嗎？

我們不想救國則已：若是想救國，根本上就要打倒那些甘心附逆的走狗和與國民爲敵的軍閥。不消說，吳佩孚當然要算國民公敵的第一人，現在我們雖然沒有實力，鼓吹的力量是我們有的。我們抱着這鼓吹的精神，喚起一般人的同情，結果必定很能叫我們滿意。俗話說：千夫所指，無病而死，天下的事，只要我們去做，鋼鐵都可磨成針，何況趕掉區區幾個敗類呢。

不要淨說咧，朝前做去吧！這本書也可以算是個好榜樣。

銅山陳廟儀作於上海復旦大學一九三九年九月

年來吾國之大患，外則抱侵略主義的強權國家；內則抱升官發財主義的軍閥官僚；二者進行之手段方法雖少異，然同不外以假面具欺人，使墮入其術，而不覺，因陰以攫取巨大利益，但有識者早已洞見其奸私。

育之君，爲民國七年棄學回國「留日學生救國團」中最熱心的一位同人時組織救國日報，君主經理部，予主編輯部，即專以揭發強鄰侵略野心與軍閥官僚賣國之隱謀爲目的，君於經理之暇，又時時作短評痛罵二者無少忌。繼予以事歸晉，同人亦先後多散去，而君獨堅持犧牲至今，其熱心未嘗少減，雖救國報去歲因種種原因暫停，而「救國

團」則依然維持，時對內外之禍國事項，發奸摘伏，警告國人。

頃予以南洋之遊至滬，君以改造湖北同志會所編民國十年之吳佩孚見示，並命作序，略翻一過，覺吳之已往現在所以欺吾民禍吾國者，均收集無遺，足以奪其魄而寒其胆矣，夫吳當去歲主張國民大會時，頗感屬望其爲軍閥中之提倡平民主義者，時予晉組織「山西國民大會促進會」，每演說痛罵軍閥官僚，但對吳則多恕詞，迄今思之未免被其詐愚，今雖眞象暴露，而一般人之迷信心理，猶未盡絕，讀此可以恍然悟矣，

予向來極端反對軍閥官僚，然對其一言一行可取者，時或存寬恕之念，現在得一新覺悟，即凡軍閥官僚絕無可希望者，其有差強人意

之言行者爲耳，又侵略主義的強權國家與升官發財主義的軍閥官僚，不第爲一國家一民族之患，實世界人類之公敵。且吾國之軍閥官僚，又兼資本家而一之，其爲患也益甚，非羣起鋤而去之，廓而清之，不足以達世界和平人類幸福之最後目的。望育之君與改造湖北同志會諸君子此奮鬥精神，繼續與強權惡魔戰，尤望國人均抱此奮鬥之精神，以與強權惡魔戰，則今日萬惡之社會，且有改造歸於光明之希望矣。豈止改造湖北而已哉。

民國十年九月二十七日

馬鳴鶯作於上海

喻叙

蘇洵罵王安石「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惡，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我想起這幾句話，趕忙祝了幾聲湖北自治軍的勝利，中華民國的萬萬歲。

吳佩孚在湖北自治軍未起以前，打倒安福部以後，那些以成敗論英雄的人，都稱他是美國的華盛頓，英國的惠靈吞，北庭的總統總理那一個不仰乘吳大將軍的鼻息。就是奉天王張勗公也只能在旁邊磨拳擦掌的氣着吹鬚呢。誰料湖北自治軍輕輕的打了他一個當頭棒，竟把東方的華盛頓葬身到輿論潮流裏去了，再撈起來揭開他的假面具一看，唉！原來是一個殺人吸血未開化的生番哪，哈哈！

山巨原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那種見微知著的眼光，本來不是一般人都有的，但月暈而風，礎潤而雨，這是人人應有的常識。吳佩孚的坏，并不是自今天始。論到他的狡猾，比王安石王莽袁世凱差得多，就是和他的貴本家吳三桂也比擬不上，吳三桂是先好後坏的，吳佩孚始終是一個坏東西。數起他的歷史來，他是斬雲鵠的得意門生，王士珍的巡捕，張敬堯手下的營長，現在爲政府底下一個正副巡閱使兼師長。論起來他過去的行爲，始終是與民國爲仇的，袁世凱做皇帝，他也分了一點薄賞，帮着段祺瑞打湖南，這次又以全力攻打自治軍。許多人還說打倒安福部不能不算他的蓋世功勞。我要問安福部爲什麼

得罪了民國？他爲什麼要打倒安福部？要是說安福部的·罪是在毀法
賣國，試問安福倒後，北庭還是在毀法賣國不呢？老實說，從前北庭
毀法賣國是段祺瑞保標，現在不過換了一個新軍閥吳佩孚而已·把國
家做犧牲品，爲一己一派爭霸權·這種東西，還去歌功頌德嗎？

吳佩孚之有今日，還是淵源於當初，少數識者早就看透了·有人
是因利害關係，硬要昧着良心恭維他·有的是不記舊惡；不明是非，
看着他僥倖打倒一個國人皆曰可殺的安福部，都五體投地的信託他·
前者是發揮他們的劣性，後者是表示自己的墮弱·這本書是搜集各方
面的真正輿論而成的，取名叫做「民國十年的吳佩孚」，是要和以前恭
維或信託吳佩孚相對照的·吳佩孚不止一個，請國人再留一點心罷！

電
報

十九·二·二·喻育之作於上海

一四

孫序

改造湖北同志會諸君。輯民國十年之吳佩孚一書既竟。以稿授余。囑爲之序。余受而讀之。如鑄禹鼎。如燃溫犀。魑魅罔兩。眞相畢露。是足以寒民賊之膽。解國人之惑矣。夫軍閥萬惡。世所詬病。而吳佩孚自衡陽返旆。歌功誦德者。殆不知幾何人。豈人人皆識吳佩孚耶。不過見其宣言通電。遂想像其胸襟。懸揣其丰采。以爲若而人者。武人中之錚錚佼佼若也。乃曾不幾時。欣然爲巡閱使者。卽不爲督軍之吳佩孚也。赫然壓抑自治者。卽主張民治之吳佩孚也。甘爲僞庭屬大者。又卽向稱菊人先生之吳佩孚也。窮兵殘民以逞者。又卽自詡開明武人之吳佩孚也。前後比較。判若兩人。識者咸訝其變節之速。余則以爲吳佩孚固未常少變也。在力小位卑之際。則盜名以自重。在勢大燄張之時。則挾上

以處下。雖所取之手段不同。而出於自私自利之心。則先後一轍也。乃不識不知之國人。猶且以昔日想像懸揣中所期望之吳佩孚。視今日萬惡軍閥之吳佩孚。黑白相混。是非不明。詎非咄咄怪事乎。不有人揭其假面。暴其真相。匪特國人久爲所欺。即吳佩孚亦且旁睨匿笑。安坐而盜虛聲也。廬山會議。仍吳佩孚裏中未盡之假藥。使寡廉鮮恥。趨炎附勢之流氓政客。爲之搖旗呐喊。以冀贊伏我國人。其影響於國家世道。寧有紀極耶。是書一出。則國民之鑒別確。民賊之罪案定矣。諸君之功。其可沒乎。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年九月鐵人作于滬濱

民國十年之吳佩孚

目錄

序論

吳佩孚已往之行徑

乘機漁利之吳佩孚

吳佩孚掘堤殃民寫實

吳佩孚發起廬山會議之反響

輿論包圍之吳佩孚

任人笑罵之吳佩孚

民國十年之吳佩孚

吳佩孚已往之行徑

吳佩孚。字子玉。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人。年四十餘。出身寒微。其父名職業。隸佚無可考。兄名子簪。幼墮黑籍。居於財神廟院。以小貿易營生。佩孚早喪父母。賴兄嫂撫養。幼時走讀於某私塾。迨年二十餘。文字稍稍明順。曾於某科獵取弟八十七名之秀才。迨科舉既廢。復考入保定武備學校。庸庸無所表見。時靳雲鵬爲中班教員。因同鄉關係。甚契重之。吳感激至於涕零。去歲之與段爲難。實所以報靳氏知遇之恩於萬一耳。既畢業。徜徉京保間。衣食維艱。靳稔知其旅況艱難。薦於江北提督王士珍。前爲差遣。吳善伺人意。王漸信任之。未幾。令司宣傳之職。如督撫衙門之巡捕然。王因丁內艱。卸職。轉薦於第七鎮統制吳福。

貞標木部爲二等差遣。吳祿貞遇害，張敬堯繼任時，吳已爲營長。張嘗以狡猾秀才目之。屢欲撤其差。苦無隙可乘。吳亦明知難以久安。遂謀他去。故後私通西南以倒張。其原因不僅爭奪湘督一事已也。後得王新之吹薦。曹鋶遂調之爲營長。迨曹爲直督。兼四省經略。乃以師長畀吳。當袁氏稱帝之日。曹亦爲凌烟閣功臣之一。吳以功不及己。頗懷憤恨之意。曹乃密告袁氏。袁爲籠絡計。責以薄爵。吳遂釋然。及討袁軍起。恐禍及已身。乃與曹約。袁氏方面由曹敷衍。寧馮贛李鄧王方面由吳周旋。互相爲因。互相爲果。故袁帝制失敗。曹氏得以不倒。者狡猾秀才之力爲不小也。袁死黎繼黎憤段氏驕橫。遽免其職。乃有督軍團之發現。張大辦誤入圈套。演成復辟之怪劇。段氏馬廠督師。將張驅入荷蘭使館。其實預謀者徐段曹吳皆參與其事也。當時曹段攻張。吳曾充前敵總司。

令滑稽怪劇。吳嘗爲拌演之一人，擊倒後，馮氏繼任。段氏欲以武力宰制中國，派周道剛劉存厚入川。傅良佐入湘，殊不知傅至湘後，零陵鎮守使即宣佈獨立。傅無奈出走。長沙竟爲南軍所有。徐馮曹段復命吳爲前敵司令，反攻湖南。湘軍以衆寡不敵，長沙仍爲北軍所有。吳乘勝追入衡州。段恐吳得勢，不利於己。同時令第七師師長張敬堯督湘。吳憤段貪，懶不平，亟欲與張一決雌雄。無如曹恐直督地位動搖，即日撤兵北歸。吳遂中止，株守衡州，鬱鬱經年。然吳、張之意見，遂日深一日矣。吳本富貴之徒，豈肯久居人下？遂與趙恆惕暗中通款。萬一張敬堯反目，則何妨投降西南，爲保全祿位之地步。馮段知其謀，乃畀以孚威將軍，所以平一時之酸氣耳。南北議和，吳氏力主其事，所以如此者，憤段氏不與以湘督之位置也。迨馮段下野，徐世昌就任非法總統，吳又通款西南。

願爲前驅。以逐張敬堯。故西南密令議和中止。實吳佯言去逆效順。一言有以致之。吳株守衡陽。鬱鬱不得志。欲爭勝中原。非撤師北歸不可。且因此可以騙得西南三十萬元之賄賂費。師至洛陽。適全國反對安福賣國之輿論沸騰。吳遂利用民氣。打倒安福。以張已派之勢力。迨安福勢力全消。吳則慘恿曹錫興。張作霖包圍北京。分配地盤。瓜分政權。致北庭賣國益肆行而無所忌憚。使吳佩孚之初念果爲救國討逆。何以對於違法悞國之北庭。而尤有所顧惜哉。蓋其子而殲其母。誠咄咄怪事。論者每嘆安福倒後。北庭一切賣國之責。皆吳氏一人負之。誠非過刻之論也。此次鄂人不堪王占元之劫掠。四處求援。至洛吳則謂鄂事聽鄂人自決。後自治軍起。吳復率大兵南下。宣言維持武漢秩序。乃王賊潛逃。吳竟藉集同類。購買海軍。冒用洋旗。使用二十四生的之大炮。以撲殺

自治軍。甚至害及毫無戰鬥性質之鄉民。如決金口。簰洲兩堤。居民溺斃者五千人。被災之區。縱橫約數百里。當決堤時。沿堤居民。集老幼男女數百人。跪求免。吳氏悉怒而投諸濁流。是而可忍。孰不可忍。現武漢在其掌握。岳州又爲所據。其壓迫民氣。濫發官票。勒索商民。較王占元有過之無不及。此吳氏已往之行徑。大抵如是。今後是否爲段祺瑞之續耶。果隨李閣以俱去耶。抑效袁氏。或張勳之故智。重演於中華民國耶。吳本反覆無常之小人。河所憚而不爲。請國人拭目以觀其後。

乘機漁利之吳佩孚

章太炎斥爲張獻忠復出

廣州總司令部速轉南寧陳總司令重慶劉總司令雲南顧總司令貴陽盧總司令並各報館均鑒吳蕭受僞命據鄂禁言自治兵爭不已遷怒人民連決江隄其茶毒沙湖隄決而沔陽漢川漢陽京山天門之民死金口隄決而嘉魚咸甯之民死武泰閘決而鄂城大冶之民死較馮國璋之縱火王占元之兵變害祇及於城市者其禍尤烈豈但西南之公仇實爲人道之蟊賊以南北形勢論鄂亡湘弊西南失其屏障終必屈於北虜以人類太義論吳蕭以鄂人治鄂爲口實以溺斃鄂民爲兵威此胡不滅是張獻忠復出今世洪水猛獸夫豈比喻之言現川軍已東下赴援惟望諸公各出偏師滅此朝食從前南軍北摺祇

爲政爭。今者非徒自固藩地。亦爲人道而伸撻伐。斷然立極。在此行也。章炳麟譯延闡。

三團體揭破九大矛盾

吳佩孚盜竊時譽。中外人士被其欺飾者一年於茲矣。僅就其一年來言行矛盾之事實。公告中外。以正是非。吳佩孚起自戎行。醉心利祿。民國七八年間。效忠安福。奉安福首領段祺瑞之命。贊成段氏武方統一之政策。率兵寇湘。自謂忠勇。長集告捷。湘督一席。爲張敬堯所奪。憤而退守衡陽。聯絡西南以自重。揭露國同盟之幟。聲討段祺瑞賣國。不知奉命征湘之際。亦曾有此觀感否。藉正義以快私仇。識者鄙之。此其言行矛盾者一。衡州撤防。名爲援助湘人自治。私受西南政府六十萬元之賄。今湘軍援鄂。亦猶衡州撤防之幟也。至於仗義執

言。勇於作戰。較之吳氏消極的援助湘人者。應有誠僞之辨。乃出於己者。曰主張正義。出於湘者。曰破壞大局。此其言行矛盾者。二王占元督鄂以來。縱容兵變。至廿餘次。中外財產。損失一萬萬以上。民死傷略數十萬人。比較安福賣國之罪。何如。吳氏以撻代安福成名。及對於救災恤鄰之援鄂軍。反不能容。甚且目爲侵略。然則吳氏當日之所以討安福者。是爭國家之專賣權。非真心救國者也。此其言行矛盾者。三私生總統徐世昌。卽吳氏在衡陽時。所謂非法總統三朝元老及菊人先生者是也。曾幾何時。覲顏就直魯豫巡閱副使之職。乃一變菊人先生之稱謂。而爲我大總統。近且奉昔之菊人先生。今之我大總統之命令。以威臨湘鄂。并云各訂省憲。不顧中央。將打碎國家。非人民幸福。不知吳氏今之所謂中央。是否指當日菊人先生之政府而言。抑或當日之所以稱

菊人先生者。乃別有中央在耶。北其言行矛盾者四。吳氏主張國民大會。不能見諸施行。國人尙以阨於形勢惜之。乃近日武昌之公民大會。據滬報吳氏橫加干涉。禁止集會。并云中央自治條規頒布。全國推行。不知武昌之公民大會。何以異於吳氏之國民大會。中央頒布之自治條規。是否與國民大會之所解決者。可以并行不悖。此其言行矛盾者五。鄭州會議。吳與直軍將校官誓。不爲督軍。未幾就巡閱副使之聯矣。近更膺兩湖巡閱之命。到鄂視事矣。不知巡閱使之職權。是否異於督軍。至爲閻相文謀陝。爲蕭耀南取鄂。是否與誓言相反。卽曰爲人謀。而非自取。吳氏自誇爲前清秀才。當亦聞孔子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訓。此其言行矛盾者六。武宜兵變。鄂人赴洛乞援。吳氏以鄂人應速自決。答之。湘軍出兵。信使往返於湘洛之間。未聞吳氏有反對之電。王占元日暮連

窮向吳求救。吳氏亦以出兵許之。就吳之地位言。與王占元同在菊人先生統治之下。應援王而拒湘鄂。就吳之平日主張民治言。應援鄂而討王。兼容并蓄。已覺不倫。乃結果對王不肯助戰。并假收容潰兵爲名。繳其槍械。對湘鄂輕軍。則乘其未到武漢之前。侵略地盤。欲以菊人先生之命令。統治湘鄂。爲爭一系之巡閱督軍。遂不惜犧牲主義。以賣湘鄂。更不惜犧牲朋友。以賣其同寅同鄉之王占元。於公於私。皆所不容。此其言行矛盾者七。吳氏在洛陽擴充軍隊。聲言專爲對外之用。乃蒙彊危急。不聞其出師討伐。太平洋會議伊邏。不聞其有所建白。徒見日驅所部。爭城奪地。陝鄂戰事。道路側目。且以湘軍奮勇。勢雖割勝。遂不惜挖決金口上游各堤。以灌湘軍。蕩毀室廬。至數百萬戶。死傷居民達若干萬人。損失田禾牲畜貨物。所值略數千萬。其慘狀較王占元之殺人放火。

或且過之。暗無天日。實所創聞。此其言行矛盾者八。成憲獨立。聞係吳之主謀。馮玉祥功成討趙。聞亦承吳之意旨。乃張作霖一怒。遂不惜犧牲成憲而援趙。獨盧永祥停辦選舉之電。聞係吳之初稿。盧電既出。吳氏反受北京之命疏通。盧氏言者鑿鑿。本會未忍遽信。但徵之吳氏。素日之行爲。與夫當日政局之形勢。又覺其傳言非虛。事成則已居其功。事敗則人受其過。言公則無人格。言私則賣朋友。此其言行矛盾者九。綜合吳氏一年來之言行。一言以蔽之曰。矛盾生活而已。此真某公所謂不顧信義之勢利小人也。聞吳氏生平學問。僅一部三國演義。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時人猶譏其陋。况市井流傳之稗官雜記。遂可據之戡定中原耶。岳武穆好讀左氏春秋。號稱儒將。吳氏以冬烘而讀演義。宜其市井之氣逼人。專以個人之富貴利祿爲單位也。中國輿論家多以耳

代目之士明達者流爲中國愛惜人材起見對於國中較有希望之人物不忍過於求全誣掖維護冀其自省此中國人好與人爲善之道而吳氏之所以成名也。倘吳氏此次不襲用段祺瑞武力統一之政策施之湘鄂則其盜竊之醜名或將長保敝會痛是非之不明念羣言之淆亂深恐盜竊時譽之吳氏有所憑藉以文其奸而濟其惡則爲禍伊於胡底茲特將吳氏一年來言行矛盾之事實宣告於中外人士之前而求其公判幸垂鑒焉旅滬湖北自治協會改造

北同志會湖北公民會全宣言

學生會宣佈八大罪狀

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因吳佩孚假借民意藉圖私利不惜以昔日國民大會之主張付之泡影近且禁止集會勒收路款特發一通電以儆告文云吳佩孚

狡猾成性。反覆無常。圖個人之利權。假民意爲芻狗。本會以摘奸揭伏。責無旁貸。特宣佈其罪狀。願國人闡察焉。吳氏作張敬堯先驅。奉命北庭。襲取長岳。使湖南財政紊亂。教育破產。人民備受蹂躪。其罪一也。反對段祺瑞而電賀段氏。釋化之斬雲鵬朋比勾結。藉討安福以攫取直魯豫副巡閱使。戴徐奉曹。國權日喪。其罪二也。擁兵五六師之。盤踞洛陽。坐視蒙疆失陷。其罪三也。挑撥河南兵變。復遣閻相文督陝。燙耀南督鄂。擴張羽翼。弁髦民治。其罪四也。憑兩湖巡閱使之淫威。親諭軍警禁阻漢口市民大會。不惜與曩昔主張相矛盾。其罪五也。休戰期內。決水冲斷破礮堤。以灌湘軍。人民田廬淹沒無算。其罪六也。勒逼商民籌餉三百萬。及商會會長逃走。則轉向滬漢銀行押借斂財自肥。以較王占元。無所軒輊。其罪七也。派員七十名自由收鄭州至漢口各站之路款。擗